

第五一八册

博物彙編

禽蟲典

(卷)

鷄部

鷺部

鷓部

雀部

孔雀部

白鷺部

鷓鴣部

鷓鴣部

鷓鴣部

鷓鴣部

鷓鴣部

鷓鴣部

鷓鴣部

雀部

鷓鴣部

鷓鴣部

鷓鴣部

鷓鴣部

鷓鴣部

鷓鴣部

鷓鴣部

鷓鴣部

鷓鴣部

鷓鴣部

元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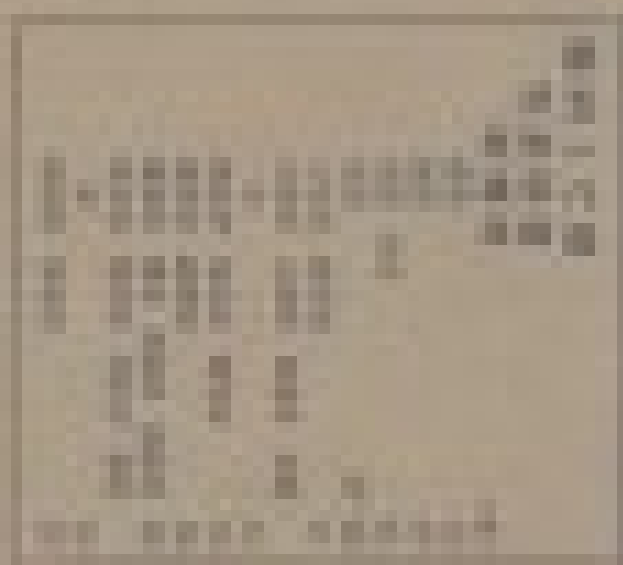
四

四

四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三十六卷目錄

雞部紀事

雞部雜錄

雞部外編

禽蟲典第三十六卷

雞部紀事

徐整正律黃帝之時以鳳爲雞

禮記檀弓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周禮春官雞人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四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嘯旦以聞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凡祭祀

面禴覺其雞牲義訂鄭鏐曰王安石謂雞於十二辰屬酉於二十八宿屬昴而反列於春官蓋雞之爲物向陰伏向陽鳴主於司晨日之晨猶歲之春則雞東方之畜余以易之八卦觀之異爲雞異東南也五行

東方之木爲兒兒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特則有雞禍蓋雞有冠距文武之兒故不爲威儀兒氣毀則木不曲直雞禍應之此雞爲東方之畜列於春官劉氏

曰宗伯主雞牲雞牲爲物至微而設官者尊祭祀必須畜養之薛平仲曰古之事親者每日雞初鳴咸盥

漱蓋人於此時日晝之所爲未交夜氣之所存未動精明純一洞洞屬屬而無間者也況夫一人行渾事於先而百官嚴祀事於下雞人警之於呼旦之時者人心當何如哉是以雞人次乎此鄭康成曰物謂毛色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鄭康成曰夜夜漏未盡雞鳴時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鄭鏐曰賓客會同軍旅喪紀皆不可後期而晏起既呼旦以聞之又先期而告之時告之如是雖惰慢廢弛之人詎可安枕哉王昭禹曰禴以郊災禍面禴所禴非一方古者諸侯禴於晝及郊於四方皆有禴焉豐以厭妖怪鄭康成曰豐豐廟之屬豐廟以羊門來室用雞

列子黃帝篇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使卒出穀行出犬雞以詛射類考叔者

水經注昔王子晉與道士浮丘伯同遊伊洛之浦始受玉雞之瑞於此水

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爲乘廣二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

成公十六年晉楚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

襄公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師伐秦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

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者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還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葵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葵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鷄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葵盧蒲葵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

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食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

賈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鷄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蚰五月庚辰見王遂攻實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

二十五年季郕之鷄鬪季氏介其鷄郕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官於郕氏且讓之故郕昭伯亦怨平子越絕書婁門外鷄陂墟故吳王所畜鷄使李保養之去縣二十里

鷄山勾踐以畜鷄將伐吳以食士

論衡率性篇世稱子路無恆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鷄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鷄奮豚揚屑吻之音聒聖賢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

闔導隔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

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

淮南子說山訓齊王食鷄必食其雌數十而後足

孔叢子居衛篇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

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卒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

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

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

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

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

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

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

教矣

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

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

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

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

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

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

問客莫能對最下生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

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

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

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

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

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

下坐者有能為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

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

戰國策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臨淄甚富而實

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鷄走狗

博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

欲歸請於秦王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

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為

鷄鳴於是眾鷄悉鳴遂歸

西京雜記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

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鷄鴨於

通塗亦競識其家

魯恭王好鬪鷄鴨

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

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

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適命粵巫立粵

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鷄卜上信之

粵祠鷄卜自此始用

拾遺記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鷄四足一尾鳴

則俱鳴武帝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鷄混之得其種

類而不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鷄無晨一云牝鷄之最

惟家之索今雄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行

至西關鷄反顧望漢宮而哀鳴故諺言有曰三七末

世鷄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係當有九虎爭為

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宮

掖中生蒿棘家無鷄鳴犬吠此鷄未至月氏國乃飛

於天漢聲似鷄鷄翔翔雲裏一名喧鷄鷄喧之音相

類

洞冥記有司夜鷄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

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時鷄

漢書昌邑王傳傳天漢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

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賀到濟陽

求長鳴鷄

龔遂傳遂為渤海太守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家

二母餼使人家養五鷄注師古曰每一家則如此養

之也

孝宣王皇后傳后父奉光少時好鬪鷄宣帝在民間

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

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

宣帝本紀曾孫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鷄走馬具

知閭里奸邪

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轡中雌鷄化為雄

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

家雌鷄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末光中有獻雄鷄

生角者京房易傳曰鷄知時知時者當死房以為己

知時恐當之劉向以為房失鷄占鷄者小畜主司時

起居人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

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一

曰石顯何足以當此昔武王伐殷至於牧豎誓師曰

古人有言曰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

紂惟婦言用繇是論之黃龍初元末光鷄變迺國家

之占妃后象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為

太子妃王禁女也黃龍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為元

帝王妃將為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鷄為雄明其

占在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貴始萌而尊未成也至

元帝初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以為婕妤三月癸卯

制書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為陽平侯位特

進丙午立王婕妤為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為太

子故應是丞相府史家雌鷄為雄其占即丞相少史



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尊已成也  
末光二年陽平頃侯禁薨子鳳嗣侯爲侍中衛尉元  
帝崩皇太子立是爲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后弟  
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委政無所與王氏  
之權自鳳起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明視作  
威顯君害上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羣弟世權以  
至於莽遂篡天下卽位五年王太后過崩此其效也  
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  
厥妖鷄生角鷄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顓政國不靜  
牝鷄雄鳴主不榮故房以爲己亦在占中矣

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雉獻長鳴鷄何晨鷄卽下  
漏驗之晷刻無差長鳴鷄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鬪  
河南府志祝鷄翁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千  
餘皆有名字暮栖樹上晝放之呼卽別種而至賣鷄  
及子得千萬錢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昇吳山白  
鶴孔雀數百嘗出其旁

後漢書列女傳樂羊子妻者不知何氏女也嘗有他  
舍鷄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鷄不餐而泣姑  
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  
搜神記漢桓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鷄兩頭四  
足

後漢書徐穉傳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  
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  
而去不告姓名注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  
有死喪負笈赴弔嘗於家豫炙鷄一隻以一兩綿絮漬  
酒中暴乾以裹鷄徑到所起家隄外以水漬綿使有  
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鷄置前醢酒畢畱謁則去

不見喪主

郭泰傳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  
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念恭林  
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  
鷄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  
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  
德

五行志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鷄欲化雄一  
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  
曰貌之不恭則有鷄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鷄  
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卽位立王皇后至初  
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鷄化爲雄冠距鳴將是歲后父  
禁爲平陽侯女立爲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  
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臣竊推之頭元首人  
君之象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  
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  
或成爲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  
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致天下大亂

楊修傳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用  
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  
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  
鷄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鷄肋食之則無所  
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  
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

拾遺記漢靈帝作鷄鳴堂多畜鷄每醉迷於天曉內  
侍競作鷄鳴以亂眞聲也  
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沈明石鷄色如丹大如燕常在

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  
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鷄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爲  
嘉瑞亦爲寶鷄其國無鷄大聽地中候晷刻道家云  
昔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鷄春碎爲藥服  
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  
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於室中鳴翔蓋此  
類也洛書云皇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之嘉瑞  
後漢書東南夷傳馬韓有長尾鷄尾長五尺  
抱朴子論僊篇甘始以住年藥食鷄雛不復長  
吳錄魏文帝遣使求長鳴短鳴鷄羣臣以非禮欲不  
與孫權勅付之

魏世語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  
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後指謂  
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諸噉錄孫權使太子朝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  
格對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乞令太子食鷄卵三百  
枚上問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鷄卵何也恪  
答曰所出同耳

江表傳南郡獻長鳴承露鷄

晉書五行志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鷄化爲  
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  
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  
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鷄生雄鷄無翅既大墜坑而  
死王隱以爲雄者引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鷄生無  
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爲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  
誣殺慈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鷄迎承雷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始其象也卒爲玘所滅鷄既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牝鷄鳴王不榮

十六國春秋石勒四年雍州刺史石生上言長安城中鷄鳴音皆曰基慈

晉書五行志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雌鷄化爲雄天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祖逖傳逖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鷄鳴蹴視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世說王藍田性急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鷄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履齒蹶之又不得蹶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毫可論况藍田耶

王隱晉書祁說母病苦車及亡不欲車葬而貧無以得馬乃養鷄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舉棺至冢

世說注裴景仁秦書符朗善識味或人殺鷄以食之朗曰此鷄棲恆半露問之亦驗

晉書江道傳道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修復洛陽經營寬梗道爲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道時亮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亮且其壘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

破之乃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鷄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五行志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閭嵩家雌鷄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鷄有二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鷄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媼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瑯琊王道子家青雌鷄化爲赤雄鷄不鳴不將桓元將篡不能成業之象四年荊州有鷄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元始擅西夏在慢不肅故有鷄既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鷄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桓元楚國之邦略也及桓元篡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西河記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雄鷄飛於人邊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驅之去輒來刺史張義免其坐

宋書禮志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閏刺署典宗廟社稷祠薦五牲牛羊豕鷄並用雄其一種市買田來送雌竊聞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鷄自斷其尾曰鷄憚犧不祥今何以用雌求下禮官詳正勒太學依禮詳據博士徐道娛等議稱案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雌兩秋冬無禁雄鷄斷尾自可是春月太常丞司馬據議尋月令孟春命祀山川川澤犧牲無用牝若如大學議春祀三牲以下便應一時俱改以從月令何以偏在一鷄重更勒太學議答博士徐道娛等又議稱凡宗祀牲牝

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蓋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廟也四牲不改在鷄偏異相承來久議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告報如所稱令參詳問所稱雖有證據宜如所上自今改用雄鷄五行志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林園雌鷄漸化爲雄後孝武即位皇太后令行於外亦猶漢宣帝時雌鷄爲雄至哀帝時元后與政也

明帝泰始中興東遷沈法符家鷄有四距符瑞志安帝義熙元年南康零都嵩山有金鷄青黃色飛集巖間

異苑十伯玉作東陽郡竈正熾火有鷄遙從口入良久乃冲突而出毛羽不焦鳴啄如故伯玉尋病殞南史謝朓傳孝武初朓爲吳興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及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

傅琰傳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挂團絲於杜轅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鷄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

武穆裴皇后傳車駕數幸瑯琊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球鷄始鳴故呼爲鷄鳴球齊春秋鬱林王好關鷄密買鷄至數千價述異記零都縣江邊有石室常有神鷄色如金出穴奮翼長鳴見人輒飛入穴因號爲金鷄穴袖中記移風縣有鷄雄鳴長旦其聲清如吹角每潮至則鳴故呼爲鷄潮魏書靈徵志高祖太和元年夏五月有司奏京師有

雞鵠二頭上生冠如角與衆雞異是時文明太后臨朝信用羣小之徵

酉陽雜俎後魏胡后嘗問沙門寶志國祚且言把素與雞喚朱朱蓋爾朱也

魏書靈徵志世宗正始元年四月河南有雞雛四足四翼語在崔光傳

崔光傳光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

光光表答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輪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

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雄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末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鷄者小畜主司

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指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

恭則有鷄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鷄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

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

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鷄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

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

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親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

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

盛夏未返荆蠻役得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綫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

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穀末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

兵猶火內外怨敵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

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享加罕宴宗或

闕時應親詣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瘠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

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邪慶進禎祥集矣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咭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愈重

靈徵志世宗正始元年八月司州上言河內民席衆家鷄雛近尾上復有一頭口目具二頭皆從頭後各有二翼二足旁行是時世宗頗任羣小更有朋黨邪佞干政之驗

延昌四年十二月洛州上言魏興太守常矯家黃雌鷄頭上肉角大如棗長寸三分角上生聚毛長寸半肅宗正光元年正月虎賁中郎將蘭兒家鷄雌雄二

各頭上生兩角其毛雜色上聳過冠時靈太后臨朝專政

三國典略齊長廣王湛卽皇帝位於南宮大赦改元將赦令於殿門外建金鷄宋孝王不識其義問於光祿大夫司馬膺之赦建金鷄其義何也膺之曰按海

中有占曰天鷄星動當有赦由是帝王以鷄爲候北齊書彭城王浹傳浹爲滄州刺史有隰沃縣主簿

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鷄羹浹察知之守令畢集浹對衆曰食鷄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卽伏罪合境號爲神明

顏氏家訓梁世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鷄雛聲

冥報記周武帝好食鷄卵拔虎爲監膳儀同開皇中死而復蘇云被攝證武帝進白團事儀同不識左右曰白鷄卵爲白團也

隋書五行志開皇中有人上書言頻歲已來鷄鳴不鼓翅類腋下有物而妨之翻不得舉肘腋之臣當爲變矣書奏不省京房易飛候曰鷄鳴不鼓翅國有大

害其後大臣多被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大業初天下鷄多夜鳴京房易飛候曰鷄夜鳴急令

又云昏而鳴百姓有事人定鳴多戰夜半鳴流血漫漫及中年已後軍國多務用度不足於是急令暴賦責成守宰百姓不聊生矣各起而爲盜戰爭不息屍骸被野

大唐新語杜淹爲天策府兵曹楊文幹之亂流越嶺太宗戡內難以爲御史大夫因詠鷄以致意焉其詩曰寒食東郊道陽溝競草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

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翅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綠野灑血漬芳叢雖云百戰勝負自不論功

唐書馬周傳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鷄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鷄尚何與榜吏斤之



王勃傳勃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論次平臺秘略書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圖鷄勃戲爲文檄英王鷄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

武后傳后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遂封嵩山禪少室冊山之神爲帝配爲后封壇南有大柵赦日置鷄其杪賜號金鷄樹自制升中述志刻石示後

五行志垂拱三年七月冀州雌鷄化爲雄永昌元年正月明州雌鷄化爲雄

景龍二年春滑州匡城縣民家鷄有三足

御史臺記太學博士張昌宗之族叔精於五經惜於時事畜一鷄呼爲勃公子

朝野僉載渤海高嶷巨富忽卒經日而蘇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訟殺其妻云嶷對云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盡且放還遂悟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鷄也令射殺懸遂絕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鷄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買三萬顆謂里

正曰未須要且寄母鷄抱之遂成三萬顆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鷄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唐書三宗諸子讓皇帝憲傳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縱飲擊毬關鷄馳鷹犬爲樂如是歲月不絕

王鉞傳鉞子準爲衛尉少卿以關鷄供奉禁中

五行志元宗好關鷄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鷄識者以爲鷄西屬帝生之歲也關者兵象近鷄禍也

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六年禁大寒食以鷄卵

相饋送

開元天寶遺事李林甫不得士心每有所行多不協羣議國人謂林甫精神剛戾如索關鷄

東城老父傳老父姓賈名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首元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關鷄戲及即位治鷄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鷄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

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鷄以饋鷄直都中男女以弄鷄爲事貧者弄假鷄帝出遊見昌弄木鷄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鷄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鷄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

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鷄鷄畏而馴使令如人護鷄坊中謂者王承恩言於元宗召試殿庭皆中元宗意即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物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鷄籠三百從封東

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關鷄服會元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鷄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關鷄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特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

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醮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醮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官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鷄叙立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

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羣者前弱者後隨昌厲行歸於鷄坊角觚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於竿頭者

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敢狴授龍之徒歟二十三年元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女男服佩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鷄晨使人朝服關鷄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祿山陷洛潼關不守

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輿夜出便門馬路道窄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鷄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泊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憔悴不復得入禁門矣

酉陽雜俎蜀有費鷄師目赤無黑睛本漢人也成式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爲人解災必用一鷄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鷄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噓叱鷄旋轉而死石亦四破

威遠軍子將賊平者好關鷄高於常鷄數寸無敢敵者威遠監軍與物十疋強買之因寒食乃進十宅諸王皆好關鷄此鷄凡數十數猶擅場怙氣穆宗大悅因賜威遠監軍帛百疋主鷄者想其蹠距奏曰此鷄實有弟長趾善鳴前歲賣之河北軍將獲錢二百萬因話錄文宗嘗觀關鷄優人稱歎大好鷄上曰鷄既

好便賜汝開奇錄葉簡剗人善卜筮有將鷄子二箇占云此物



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

雲仙雜記張寶嘗使子弟巡市乞鷄鴨卵殼鷄卵以煮藥鴨卵以金絲縷海棠花名鮫胎盡醉後畏酒時多用之

靈應錄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賦家貧無以備餐祇有哺鷄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開不忍見子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徵即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鷄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一旦再來其鷄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鷄飛出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鷄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怪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鷄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邨少有食鷄子者

北夢瑣言唐崔魏公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追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士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鷄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鷄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振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

唐書五行志大中八年九月考城縣民家雄鷄化為雌伏子而雄鳴化為雌王室將卑之象反雌伏也咸通六年七月徐州彭城民家鷄生角

文明後天下屢奏雌鷄化為雄或半化者

扶南傳扶南人喜鬪鷄

番禺雜記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鷄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稽神錄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賭甚愛一女好食鷄里胥日供雙鷄一日將殺鷄鷄走其女自逐之鷄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見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氣騰上如炊其家但臨井而哭無敢入者有屠兒請入視之但見大釜湯沸火熾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氣稍稍而熄井中惟鷄骨一具人骨二具

太平廣記合肥有富人劉某好食鷄每殺鷄必先則雙足置木櫃中血涇盡乃烹以為去腥氣某後病生瘡於鬢既愈復生小鷄足於瘡痕中每巾櫛必傷其足傷即流血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積歲無日不傷竟以是卒

五代史楚世家馬殷子希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鷄慕之乃日烹五十鷄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入泣頓食鷄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議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

清異錄郝輪陳別墅畜鷄數百外甥丁權伯勸論輪畜一鷄日殺小蟲無數况損命莫知紀極豈不寒心輪曰汝要我破除羹本雖親而實疏也

宋史樂志太平興國中伶官尉茂多侍大宴聞鷄唱殿前都虞候崔翰問之曰此可被管絃乎茂多即法其聲製曲曰鷄叫子

澠水燕談錄王元之謫守黃州有二虎一虎死食之

殆半羣鷄夜鳴日官謂守土者當其咎太宗惜其才即徙蘄州謝表云有茂陵封禪之書正期身後之語帝深異之促詔還臺未行捐館

宋史五行志咸平三年八月黃州羣鷄夜鳴至冬不止

樂善錄唐詢家因煮鷄忽有火光出於釜中發蓋視之水面盡成五色有未產鷄子其黃化為菩薩像袖手伸足眉目了然其白化為蓮花座詢家大駭誓不復食酒官衛敦禮驗之不誣遂上於府安撫張尚書屬譚篆為文以記之

聞見近錄張大夫士澄房兄士寧居咸平縣豪有力性嗜鷄子日食十數以為常其主典庫冀五郎者每為畜之一日冀方探篋取之一自篋中直上而升至士寧庖舍而墜地氣若黑霧其臭烈家人驚異間火起堂廡帑藏須臾而盡

青箱雜記史記稱四裔各異漢書稱粵人以鷄卜信有之矣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嶺南奏案韋庶為人所殺疑屍在潭中求而弗獲庶妻何氏以鐫就岸舉養鷄子卜之呪云儂來在箇潭裏來在別處少頃鷄子熟剖視得儂章全曰鷄卵得儂屍在潭裏果得之然不知所謂得儂者其兆如何也

宋史張根傳根字知常性至孝母方病每至鷄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鷄聲

五行志紹興初陳州民家鷄忽人言近鷄禍也松陽縣民家鷄生三足縣治有鷄伏卵毛生殼外近鷄禍亦毛孽也

於野

慶元三年饒州軍營鷄卵出蛇近鷄孽亦蛇孽也婺源縣張村民家雌鷄化為雄烹之形冠距而腹卵孕同里洪氏家雄鷄伏子中一雛三足咸淳五年常州鷄羽生距

冷齋夜話萬安軍南並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壞於此崖因庵焉養一鷄大如倒挂日置枕中啼即夢覺

癸辛雜識葉亦愚上書後朝廷捕之甚急遂禱之霍山張王廟是夕夢一白衣裹帽人指庭下一鷄為蛇所纏半不可解其後有鵲而王之驗二物已酉合也遜齋閒覽羅可沙陽之碩儒也性度寬弘詞學瞻麗嘗預鄉薦見斥於禮部遂慨然不復有進取意以疎放自適鄉人共以師禮事焉人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殺其鷄者可乃攜壺就之其人慚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同里閭不能烹鷄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語人人由是相識無犯年六十七而終

豹隱紀談自來縣尉下鄉擾人雖監司郡守亦不能禁止邇來尤甚京口旅邸中有戲效古風雅之體作鷄鳴詩曰鷄鳴刺縣尉下鄉也鷄鳴啾啾鳴嗚嗚嗚嗚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鷄鳴于啼嗚嗚于池縣尉下鄉靡有子遺鷄既烹矣鳴既美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鷄鳴三章章四句

元史鐵哥傳鐵哥父幹脫赤鐵哥甫四歲性穎悟不為嬉戲從那摩入見帝問誰氏子對曰兒幹脫赤子

也帝方食鷄輟以賜鐵哥鐵哥捧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鷄

輟耕錄嘗至松江鍾山淨行庵見籠一雄鷄置於殿之東簷請問其故寺僧云畜此以司晨蓋十有餘年矣時刻不爽余竊記張公文潛明道雜志云鷄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為至論而未必然也或天寒鷄嬾至將旦而未鳴或夜月出時鄰鷄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若然則張公之言非歟因舉似以詢其所以僧云司晨之鷄必以童若壞其天真豈能有常哉蓋張公特未知此理故耳

賢奕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徵來省居一月烹二鷄胡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如此不為吾累乎

軒輊為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月出俸易肉一觔故舊經過輒留飯飯惟一肉或至殺鷄皆驚異曰軒輊使殺鷄為客大破費

淮安府志弘治戊午新城牛尚武家起屋上梁白雄鷄鳴於梁上生一卵堅甚取供佛前化為水

庚己編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本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彌猴纔大如棗艾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璘欲同奏於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以詔旨取驗何以進命艾公乃止吳用見其文移云

冠縣志正德十一年冬鷄生三足  
江寧府志大晨鷄萬曆壬子小人國入貢舟泊石城

其人長可二尺許紺髮綠睛衣綠衣多摺縫方巾與中國類者所貢錦鷄凡四青鷄一白鷄鷄四大晨鷄其一重五十觔狀類中國之鷄而身肥冠簪高四尺許

客座新聞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為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搗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為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葛武侯鷄鳴枕也

觚不觚錄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相訪則留飯葷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鵝必去其首尾而以鷄首尾蓋之曰御史母食鵝例也

澤州志崇禎十三年遊僧入高平南關市集募化至石牌坊有雄鷄突飛僧頂毒啄不止血流被面驅之不去旁人障僧令走鷄隨之鳴啄更厲眾驚異白於官一加拷訊吐實蓋曾殺賣香客於途攫其錢即鷄主也啓尸不獲獄未成而僧服冥報相傳為義鷄也石城縣志石上里豐山許立卓夫婦皆長厚喜施濟逢朔望同往三峰寺祈嗣極其誠懇寺一老僧戒律甚嚴偶適市見一羣雞鷄爭啄生蟲惟一雞勿啄僧乞得勿啄者歸而養之歲餘貌冠修尾潔白一雄也日遠佛殿不遺一矢夜必飛棲西廊之梁上聞僧夜誦經則喉間格格相答響忽死見夢於僧曰我往許立卓家投胎矣師來當拔我左脅之毛他日僧詣卓卓喜為治齋曰賴佛得兒然無如苦啼何僧以夢告卓急取兒示之脅果有白鷄毛拔之而啼遂止僧為

命名曰玉器比長伶利精巧其人如玉修然一偉丈夫也

鷄部雜錄

易經中孚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本義鷄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於天鷄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全胡氏曰鷄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鳴有信故於中孚言之五上天位九二鶴也而鳴於地之陰上九鷄也而鳴於天之高有是理乎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正亦凶况不正乎

說卦巽爲鷄卦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與地風同其感者鷄也鷄之鳴於丑半者重陽之時也或曰鷄之行首動於前足動於中身不動而隨其後能動之二陽在前在中不動之一陰在後也龔氏曰鷄羽屬也而能飛其性則爲人爲伏知時而善應故巽爲鷄

書經牧誓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

詩經王風君子于役章鷄棲于埘傳整牆而埘曰埘

鷄棲于桀傳鷄棲于桀爲桀

鄭風女曰鷄鳴章女曰鷄鳴士曰昧旦

風雨章風雨淒淒鷄鳴啾啾注啾啾鷄鳴之聲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全膠膠羣鷄之聲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齊風鷄鳴章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禮記內則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疏此據年稍長者若其孺子則晏起而不能鷄初鳴也

雜記成廟則覺之門夾室皆用鷄疏門與夾室各一鷄凡用三鷄故云皆也

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祿用鷄彝鳥彝訂鄭鑄曰春祠之彝則飾以鷄鷄東方之畜歲起於東於時爲春也

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正東曰青州其畜宜鷄狗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敝邑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止於棲也

老子道德經獨立章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師曠占長吏乘車出入行步道上有鷄飛集車上者雄遷雌去

文子上德篇乳犬之噬虎伏鷄之搏狸思之所加不量其力  
莊子大宗師篇沒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予因以求時夜

庚桑楚篇越鷄不能伏鷄卵魯鷄固能伏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列子天瑞篇醢鷄生乎酒

墨子非攻篇攘人犬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於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

小取篇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鬪鷄非鷄也好鬪鷄好鷄也

迎敵祠篇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鷄

公孫龍子通變論牛羊有毛鷄有羽謂鷄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鷄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鷄非有以非鷄也

荀子榮辱篇人之生也方多畜鷄狗猪彘又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

呂氏春秋明理篇至亂之化雄鷄五足  
應言篇曰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鷄多泊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

史記蘇秦傳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鄙諺云寧爲鷄口無爲牛後注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爲鷄尸不爲牛從延篤注云尸鷄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爲鷄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正義曰鷄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

古諺失晨之鷄思補更鳴  
易林賁鷄無距與鵠交鬪翅折目盲爲鳩所傷望鷄得雛求馬獲駒大德生少有廖從居

空槽注猪狔狔不到張弓視鷄雄鷄飛去  
光禮春成陳倉鷄鳴陽明失道不能自守消亡爲咎

十雌百雛常與母俱抱鷄搏虎誰敢害者

鷄方啄粟爲狐所逐走不得食惶怖惕息  
裸程逐狐爲人歡笑牝雞鳴晨主作亂妖  
虐衆盜名雄鷄折頸

狗冠鷄步君失其所出門抵山行者憂難水灌我園  
高陸爲泉

空槽注器豚豕不至張弓祝鷄雄父飛去

爭鷄失羊亡其金囊利不得長陳蔡之患賴楚以安  
畜牝無駒養鷄不雛羣羊三歲不生兩頭

鷄鳴失時君騷於憂

鷄雉失雛常畏狐狸黃池要盟越國以昌

養鷄生雛畜馬得駒

雄鷄不晨雌鷄具呻志疵心離三旅生哀

蟻封戶穴大雨將集鵲數起鳴牝鷄歎室相薨雄文  
來到在道

心得所好口常欲笑公孫蛾眉鷄鳴樂夜

鷄鳴同舉思配无家執佩持鳧莫使致之

鳥飛无羽鷄闕折距徒自長嗟誰肯爲侶

淮南子泰族訓人主有伐國之志雄鷄夜鳴庫兵動

而戎馬驚戎馬兵馬鷄夜鳴而起氣之感動也

說山訓鷄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

春秋繁露鷄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

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因可以類相益損也

韓詩外傳田饒曰獨不見夫鷄乎首戴冠者文也足

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告仁也守

夜不失時信也鷄有此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何

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

說苑尊賢篇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雖有香餌而

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京房易妖占君用婦言則鷄生妖

參同契牝鷄自卵其雛不全

鹽鐵論今食必趣時羊淹鷄寒

辭小取大鷄廉狼吞

白澤圖鷄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

漢官儀宮中不畜鷄汝南出長鳴鷄衛士候於朱雀

門外專傳鷄唱

崔實四民月令十二月東門磔白頭鷄可以合藥

風俗通呼鷄曰朱朱俗說鷄本朱公化而爲之今呼

鷄者朱朱也謹按說文解州謂二口爲謹州其聲也

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謂與朱音相似耳

俗說鷄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

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鷄也

青史子書說鷄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平秩東作

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鷄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

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鷄以謝

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

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爲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

以雄鷄齊郊祀常以丹鷄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

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非悟殺雄鷄以傳其心上病

賊風者作鷄散東門鷄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鷄主

以禦死辟惡也  
論衡程材篇牛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屠牛  
物勢篇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曰審如

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酉鷄也卯兔  
也金勝木鷄何不啄兔

解除篇暴殺於庭鷄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

來不終日立守鷄雀不禁

論死篇鷄卵之未字也湏溶於殼中潰而視之若水

之形良雌偃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

申鑒觀孺子之驅鷄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鷄急

則驚緩則滯馴則安

人物志材能篇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鹵牛

之鼎不可以烹鷄愚以此爲非名也夫能之爲言已

定之稱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

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弘

之人宜爲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急小之

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已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

小者也以實理寬急論辦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

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鷄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

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鷄乎故能

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

豬康宅無凶吉論夫同棲之鷄一欄之羊賓至而有

死者豈異之哉

博物志神農本草云鷄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卵數

黃白渾雜者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件以苦酒漬數

宿既堅內著粉中佳者乃亂真矣此世所恆用作無

不成者

抱朴子對俗篇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  
豆易鷄鴨之足異物之益未可誣也  
金丹篇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鷄子中漆合之令鷄



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大服之皆不復大

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為害

吳失篇繼獨狗而責盧鵠之效繡鷄鷺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

博喻篇鷄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曆數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長幼各進一鷄子

貼書鷄戶上懸葦索於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按董助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為鷄令一日不殺鷄亦此義也古乃磔鷄今則不殺

關鷄鏤鷄子關鷄子注按玉燭寶典此節城市尤多關卵之戲

交州記長鳴鷄出日南裴元新言正朝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鷄以副之俗說以厭厲其氣元以問河南任君任君曰是月土氣上升草木萌動羊醬百草鷄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

南越志鷄冠四開如蓮花鳴聲清徹也高興縣多客鷄如家鷄五采至則年穰

論墓書養白鷄令識其主聲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任意用五色綵長五寸繫鷄頸將鷄於名山放鷄著山仰頭呪曰必存鳴晨鷄心開悟

雜五行書欲求婦取雄鷄兩毛燒煮酒中飲之所欲必得用戊子日此是天地合日必得三往不得女當死

臨海異物志杉鷄黃冠青綬常住杉樹下頭上有長

黃毛頭及頸正青如垂纓南州異物志狼盲之鷄特稟異聲

顏氏家訓太史公記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鷄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

夢書鷄為武吏有冠距也夢見雄鷄憂武吏也衆鷄入門吏捕也羣鬪舍中驚兵怖也

酉陽雜俎鷄無故自飛去家有蠱鷄日中不下樹妻妾姦謀

古琵琶用鷄鷄股北戶錄韶州擇鷄毛為筆亦有圓如錐方如鑿可抄寫細字者

邕州之南有善行術者取鷄卵墨畫祝而煮之謂為三片以驗其黃然後決嫌疑定禍福言如響答據此乃古法也神仙傳曰人有病就茅君請福煮鷄子十枚以納帳中須臾茅君擲出中無黃者病多愈有黃者不愈常以此為候

南方逐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鷄擇骨為卜續博物志白蟻聞竹鷄之聲化為水竹鷄自呼泥滑是也或曰白鷄之雄亦能化白蟻

北夢瑣言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志嘗遺段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鷄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鷄翁爾

譚子化書晝夜明而晝昏鷄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晝為異則謂鷄為同或謂鷄為異則謂晝為同孰臯鷄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臯鷄乎孰晝夜之同臯鷄乎臯鷄之同晝夜乎夫耳中磬我自聞目

中花我自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惟大人乎

兼明書風俗通云鷄朱氏之所化故呼鷄作朱朱聲明曰萬物之生始於開闢軒轅之世已知十二屬之所配豈朱氏之姓與於軒轅之前乎按朱氏出於邾國之後春秋之時未有朱氏豈春秋之後方有鷄乎

風俗通以呼鷄作朱朱聲即云朱氏之化且呼鴨作與與聲又是誰氏之化耶

東坡志林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木梭花鷄為鑽籬菜竟無所益但欺而已世常有之人有為不義而文之以義名者與此何異哉

物類相感志鷄喫貓飯能啄人鷄子開小窠去黃白丁入露水又以油紙糊了日中曬之可以自升起離地三四尺

鷄未飛者以荅帚起之則飛毛倒生煮鷄子令一層層熟相間者以火煮令一著一減頻炒動則層層熟入去

煮老鷄以山果果煮就爛或用白梅煮亦好母鷄生子與青麻子吃則常生不抱卵

山家清供李白詩云亭上十分綠醕酒盤中一味黃金鷄其法燒鷄淨洗用麻油鹽水煮入葱椒候熟擊釘以元汁別供或薦以酒則白酒初熟黃鷄正肥之樂得矣有如新法用炒等製非山家不屑為恐非真味也每思茅客以鷄奉母而以菜奉客賢矣哉

感應類從志胡桃之券令鷄夜鳴注以胡桃樹東南枝劈之書券字訖遠之於鷄栖下則夜鳴不止

蠡海集或曰鷄鴨卵之生皆繫著於春其產於後窠

不知自何道而能出答曰凡鳥之生卵者莫不繫著於脊蓋本乎天者親上也脊繫卵處下生一腸上口連屬於繫卵卵既長足而產則入於此腸俗謂之花腸也下口乃並於黃腸以通於後竅出焉卵之殼皆於當日始能堅何以知其然因宰殺之日隔宿可驗也

筆記州於場者鷄至

王氏談錄公言人嘗云汝南出鳴鷄考之舊事漢時於汝南取能鷄鳴歌之人其云鳴鷄蓋謬也

聞見後錄曹植七啓言食味芳蓮之巢龜張協七命言食味丹穴之雛鷄極盛饌而二物似不宜充庖也老學庵筆記淮南諺曰鷄寒上樹鳴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媼曰鷄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味於翼間

續明道雜誌鷄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爲至信而未必然也某任河南壽安尉因驗尸往旁縣夜宿一村寺中以明日程尙遠余謂從者曰鷄鳴時上道從者曰今天寒鷄懶俟其鳴向明矣不若見星而行也余未之信明日將旦而行鷄竟未鳴在黃州時或夜月出四鄰鷄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貴耳集歐陽詢藝文類聚有爲禽獸九錫以鷄爲稽山子

演繁露魏武奏事曰有急以鷄羽插木檄謂之羽檄說文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

佩楚軒客談安溪山多竹鷄山人云春食蘭花瑯嬛記客有曰犬姓盧鷄姓朱沈尚書曰鷄既姓朱則鴨姓奚也

五色線通典晉袁喬妻于氏上表論義子議曰鄙諺有之黃鷄生卵烏鷄伏之但知其爲烏鷄之子不知爲黃鷄之兒小可以喻大

燕書宋別成君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邪毋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愚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北殿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爲曰吾善爲鷄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別成君君召至子且股肱爲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鷄鳴何也曰臣尊鷄甚故效之耳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此也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之異類乎曰臣言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惠及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若鷄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鷄乎曰固也曰君知如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鷄者乎君喜曰羣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思不免兇事遊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別成君即日罷其役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蓋子且鷄喻之說也

簪曝偶談今人以半夜鷄鳴爲不祥其來遠矣唐來

鵬曉鷄詩云黯黯嚴城罷鼓聲數聲相續出寒栖不嫌驚破紗窗夢却怕爲妖半夜啼

潛溪遂言鷄司晨大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

田家雜占母鷄背負鷄雛謂之鷄此兒主雨家鷄上宿遲主陰雨

黃昏鷄啼主有天恩好事或有減放稅糧之喜空同子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如聞州呼鷄落

落呼猪呼之則應者知聲也

麓堂詩話熊蹯鷄跖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好奇者不能舍之而不足以厭飮天下

暖妹由筆松漠記聞云殺鷄炙股烹蒲音蒲腍肉也今亦云然蓋胛下之白肉也

玉笑零音蘇子瞻作殺鷄之疏非吾儒之仁

鷄鷺雄峙犬猛專牢強弱之不敵也未齋雜言聞見村家養鷄無雄取其卵就釜底摩之而無不育

廣莊嗜鷄雛者養以松子灌以漿酪鷄亦自幸與羣雛異而不知鷺刀之先至也

鷄部外編

江西通志九十九井在撫州府治東南七里俗傳周仙王與夫人共約曰一夕之內爾織百縑我開百井至四更夫人百縑已就效鷄鳴以給之羣鷄皆和仙王方得九十九井聞鷄鳴遂止鄉人因立周仙王祠辛氏三秦記陳倉山在太白之西去長安八百里上有石鷄與山鷄各別趙高使燒山山雞飛去石鷄不去長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云是玉鷄陳倉城上有神鷄雄者王雌者霸穆公得雌故霸

神仙傳劉安者漢高祖之孫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樂器置在中庭鷄大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鷄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漢書郊祀志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宣帝使王褒往祀焉

神異經東荒經扶桑山有玉鷄玉鷄鳴則金鷄鳴金鷄鳴則石鷄鳴石鷄鳴則天下之鷄悉鳴潮水應之矣

東方有人長七丈頭戴鷄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名黃父

洞冥記有遠飛鷄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剉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色陸通嘗餌黃桂之酒祝鷄公善養鷄得遠飛鷄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鷄如鵠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鷄

拾遺記宣帝地節二年舍塗園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鷄大死者埋之不朽經

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中間鷄大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

世說補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鷄籠著廳間鷄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元功大進

搜神記王子珍太原人也父母憐愛歎曰吾兒立身未曾學問可往定州孝先生處習業子珍承父之命即日登途行至定州界內於路傍樹陰憩歇續有一鬼化爲生人後來同與子珍憩歇子珍不疑也鬼

曰我渤海郡人也姓李名元石父母早亡兄弟異居見元石少學遣往邊先生處求學子珍曰兄必年長請以兄事之元石曰敬聞命矣遂即同行至定州主人處飲酒食肉盟曰死生貴賤情皆一之誓詎往邊

先生處授以經業後有太子舍人王仲祥經過亦是太原人也與子珍同宗便即謁先生追暮延宿仲祥知李元石是鬼及旦與子珍執別語曰某與弟連枝

有事不可不說弟今朋友李元石是鬼耳實非生人朔日咨元石外言兄是鬼物子珍聞此語故咨兄元石曰我實鬼矣向弟言者是仲祥也弟今既知須話

元由昨緣冥司與我爲泰山主簿任職年久業滿合捨此司遷於勝處王銓一人以當其職銓定無之人皆不可乃喚元石云吾觀汝之才量堪赴此任然寡

學未能該通汝且人問求業業成早來我任泰山主簿二年矣與弟情深眷戀相伴今弟既知固難久處

即當分別然有一事須令弟知我前者患背上痛時爲弟父冤家經王陳訴稱弟父殺我生孫食我兄弟

累有狀主者客情不爲區斷王見此狀怒不施行答我一百是我背痛王令追弟父親自訊問判入死籍

弟今火急歸家看父父若有氣宜當救之但以清酒鹿脯於郊首邊祭我三呼我名我當必至若氣絕無

可救耳弟之學問已成但知努力謀立身之事我當助弟延年請於上帝與弟官榮保無疾病子珍拜辭

即便分別子珍乃辭先生歸寧至家見父在牀猶有氣火急致脯酒錢財於郊祭之三呼其名即見元石

乘白馬著朱衣冠蓋前後騎從數十人別有青衣二人執節前引呵殿而至于珍相見一似舊時之語子

珍曰弟可合眼須弟見父子珍即閉目須臾之間至閻羅王處門向北而安元石與子珍曰向來將弟欲

見弟父今在牢獄形容駸惡不可看之弟父冤家須臾即至著白靴足頭戴紫巾手把文書一卷者即是

弟父冤家其人脯時當入衙證問今與弟取弓箭於此專候之見必當射之死弟父必活不然難救言訖

之間其冤家果至元石目曰是此矣互審射之我須入衙決判若在此他人有疑石入衙視事未幾冤家

直來案前陳訴有詞珍即射中左眼遺卻文書奔走即驗文書讀看並是論父之事珍泣告元石曰射著

何處珍曰射著左眼石曰不著要緊處限差更來相訟甚矣然弟宜歸家尋冤家殺之弟父必瘥珍曰

何人也石曰見有似適來者即殺之珍當與石言別恩恩不解問得冤家姓名歸舍思石之言不得更見也憂悵之間七日不食家人報失一曰公鷄七日未知去處衆共尋乃見白鷄在架上而坐害左眼珍見



犬不六載白鷄曰犬不可食之害生也

神仙傳南極子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鷄子吐之數十枚糞而啖之與鷄子無異黃中皆餘粉少許如指端者

白澤圖老鷄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

神仙傳介象者字元則能於茅草燃火糞鷄而不焦令一里人家炊不熟鷄犬三日不鳴不吠

搜神記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隨從小鬼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

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鷄

薄之即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當至荆揚二州爾時比日行心腹病無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鷄以薄之

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惡輒用烏鷄薄之者弘之由也太平廣記徐州民吳清以太元五年被差為征民殺

鷄求福煮鷄頭在盤中忽然而鳴其聲甚長後破賊帥邵寶寶臨陣戰死其時僵尸狼籍莫之能識清見

一人著白袍疑是主帥遂取以聞推校之乃是寶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什伍遞升榮位鷄之妖更

為吉祥

齊諧記廣州刺史喪還其大兒安吉元嘉三年病死第二兒四年復病死或教以一雄鷄置棺中此鷄每

至天欲曉輒在棺裏鳴三聲甚悲微不異柩中鳴一月日後不復聞聲

太平廣記臨淮朱紵遭母難恆外處住內有病因見前婦曰喪禮之重不煩數還紵曰自茶毒已來何時

至內婦云君來多矣紵知是魅救婦婢候來便即閉

戶執之及來此物不得去遽變老白雄鷄推問是家鷄殺之遂絕

代郡界中一亭作怪不可止有諸生壯勇者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夜食

諸生坐前出一手吹五孔笛諸生笑謂鬼曰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為汝吹來鬼云卿為少指耶乃復

引手即有數十指出諸生知其可擊因拔劍砍之得老雄鷄

異苑朱文綉與羅子鍾為友俱仕於梁綉既死子鍾哭之其夜亦亡梁南七里有一大樹名曰桃都枝

里有雉鳴理鍾於其內綉神靈變為鷄鍾魂魄化為雉清鳴哀響往來不絕故詩曰鷄山別飛鸞雉調和

清音

元中記東方有桃都山山上一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鷄日初出時照此木天鷄即鳴

天下鷄皆隨之

金樓子羅含之鷄能言

述異記濟陽山麻姑登樓處俗說山上千年金鷄鳴玉犬吠

王度古鏡記大業十年度弟勤得鏡出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勤問其

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曰即安夜常如此勤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病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

牀下有雄鷄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鷄也

太平廣記唐渤海高麗巨富忽思月餘日帖然而卒心上仍暖經日而蘇云有一白衣人眇目把牒冥司

訟殺其妻子疑對云不識此老人冥官云君命未盡

且放歸遂陪白衣人乃是家中老瞎麻鷄也令射殺稽神錄軍吏熊勛家於建康長樂坡之東嘗日晚見

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來相馳逐家人駭懼有親客壯勇開屋捕之得一乃被繒絲包一鷄卵

殼也剉而焚之臭聞數里

陳州志紹興初河南之地陷賊以封劉豫州郡猶為朝廷固守會稽馮長寧知陳州豫攻之不能下遣招

山東劇賊王瓜角起宿毫之民併力進攻踰年城中糧盡而降瓜角建三戰於通達下令二州之民從軍

者立赤幟欲為官立黃幟欲還鄉者立黑幟民畏死盡趨赤幟下獨毫人王魏兩翁自顧年老不能官從

軍必死而立黑幟則拂其意均之一死乃相與詣黑幟下眾皆愕然瓜角重失信謝遣之於是得歸王翁

入陳城取瘞埋物不復來聲跡亦絕魏以十年後營產成大家素畜二鷄一日邑尉過其里捕雌者烹食

之他日尉還又欲殺其雄雄覺竄伏黍擲之以竿始就獲鷄忽作人言仰首太息曰噫何毒害至此略無

故舊情邪魏駭曰爾為誰曰我王翁也豈不記宛丘從軍時事乎魏曰爾前舍我竟何之且死於何所曰

我向者結伴實利君財私別貯蓄以待事平後來入城索得之負以兩布囊是夜宿大野店燈下開囊計

數不料為主人所窺飲我以酒醉遣殺焉掩有裝金孤魂無依念鄉親不一存獨君在耳故決意相從及

到君家適鄰人賈四娘子亦來值君家鷄乳共投胎為鷄前日所哉雌則賈四娘子也茲復害我忍心如

是尉悉聆其說立釋之歸白郡守守呼魏翁與鷄俱至民從如市鷄對守誦言如初已而曰我禽畜輒泄



陰事當死引頸插翅下而斃守陞異移時使葬於老子廟後揭之曰人鷄之墓原王之在生設謀本極不善倘見魏必起不肖之心死而作鷄其家冥報昭矣可不畏哉

客退紀談猪突入人家必割其耳黃昏鷄鳴必殺之以爲不祥俗忌也王隆家方割猪耳適有神降於伍氏隆往問曰猪入門可乎神答曰猪入門百福臻又問曰割猪耳如何曰割猪耳傷於矢隆明日觀射果傷其臂里中異之適有沈氏黃昏鷄鳴問之答曰定昏鷄啼福祿日躋於是沈氏日昌盛

露書萬曆初深陽史秀才傭居龍墩家有牝鷄能笑亦能作小兒語鷄窻之說爲有據矣

青州府志嫌城在博興城東北十里相傳有姬石氏夜聞謀築城以圍居民鷄鳴前當盡食之石氏大懼以手拊箕作鷄鳴羣鷄皆鳴妖驚去民感姬德立祠社南曰石婆婆廟